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舉人臣史　堂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八

後秦錄六

姚興下

弘始十三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諂附之紀本呂氏叛臣阿諛姦詐好間人之親戚時弼為雍州刺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黨樹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

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得重將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

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督鎮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乃以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内史乞伏乾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遣鴻臚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牧河南王及其子熾磐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頴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

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巳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歴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側陋相助為吾舉之可也右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未見弼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將則孫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隨時任才皆能制治卿自識拔不明旁求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

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徵也
二月安遠將軍姚詳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矢
竭委守南奔至於大蘇勃勃平北將軍鹿弈干要之眾
盡潰散遂為所執死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詳
顯聞詳敗留屯杏城遂以顯為都督安定嶺北二鎮諸
軍事潁川太守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
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心宜遣燒之以散其謀興曰
裕甚輕弱安敢窺吾邊疆苟有奸心不在其身其在子

孫孚召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帥精騎三萬燒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趨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會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已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𠋫宜悉冠履以復厥位

弘始十四年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為部下所殺其子熾磐新立羣臣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之本心也冬十月仇池公楊盛阻兵謀叛侵擾祁山遣建威將軍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統步卒為之後繼前將軍恢左將軍文宗出自鷲峽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嵩出自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分道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

嵩曰先王神略無方威武絶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夾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所能全也直是地勢嶮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引兵而還嵩乃具陳松怱之言興善之賞帛百疋遂以楊佛嵩為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討赫連勃勃發數日興謂羣

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每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且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將若之何其下咸以為不然未幾果為勃勃所執絶吭而死

弘始十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下書以故丞相緒太宰碩德太傅旻大司馬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享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

臨之三月庚午遣使至魏復修和好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乞伏熾磐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師討譙縱于成都秋七月平之斬縱傳首建康

弘始十六年夏五月貳原氐羌仇常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洛都討之成等為常所敗甚懼諂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恐奔赫連勃勃興遣東平公紹與廣平公弼率禁衛諸軍

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刼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鄭城興寢疾妖賊李宏反於貳原仇常復以兵應之興輿疾往討斬常執宏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左將軍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深嫉忌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為証興怒賜文宗死自是羣臣累足不敢復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天水尹冲為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為

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讜京兆尹尹昭乘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臣等理不容黙并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允無狀潛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輻輳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得有此喜等復曰若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

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社稷宗廟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不應大司農竇温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太子泓以兵屯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廣平公弼潛謀為亂招集黨與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候興死欲殺泓自立撫軍將軍東平公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將軍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内姚裕遣使告上庸公懿於蒲坂并密信

諸凡在藩鎮者論彌逆狀懿流涕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彌擁兵私第不忠於儲宮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與孤同狗斯舉將士聞之莫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為生死不敢有二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疋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平原公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彌會興疾瘳升前殿朝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

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鬩鬩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右僕射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上庸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陳留公洸及弟平原公

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不許時魏遣使來聘且請婚於興會平陽太守姚成都入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隣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以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懿洸宣諶皆來入朝使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

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為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

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絶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竊發悔之晚矣興默然不忍誅弼免官而已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以為中書監弘始十七年春二月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

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建義將軍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成王進次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及譙王司馬文思新蔡王司馬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來奔三月廣平公弼恨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不能匡輔將誅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興大怒遣使就

杏城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京兆尹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擁强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復以弼為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於渭北赫連勃勃攻杏城興遣弼救之至冦泉而杏城陷守將姚逵死之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赫連勃勃遣其將赫連建帥衆冦貳縣遂入平凉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凉

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進兵新平廣平公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拒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敗引師而去司馬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珍奇以事勢推之方為社稷之憂未可測也乃署休之為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揚武將軍安鄉侯康宦驅掠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

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黄金等起兵攻宦官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熒惑在觜爪星中一夜忽然三失不知所在後八十日出於東井留守盤旋是歲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内諠擾有術士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弼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元等殺之太子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緝諧兄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此皆臣之罪

也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東平公紹時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洶懼興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治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止興謂梁喜曰太子天性平和必少猜忌必能容納羣賢保全吾子於是赦弼黨與蘭臺令張泉夕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

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冬十月壬子興遣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太宗拓跋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

弘始十八年春正月正旦興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効驗興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燕會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輔國將軍軌引兵攻晉晉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二月興如華陰

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遂還長安泓欲出迎宮臣諫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弼希冀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一作不測）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理以寧社稷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從之乃止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黃門侍郎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害之尚書姚沙彌謂沖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

乘輿直趨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奔
誰與太子共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身於逆
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南幸因以舉事是仗大義非
但救廣平公之禍吾屬前罪亦可申雪冲等不從欲隨
興入宫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既入宫命
太子泓録尚書事使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
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
仗納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

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計愔即與其黨尹冲姚武伯等率甲士攻端門斂曼嵬勒兵拒戰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拒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宫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爭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宫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

尹冲及弟尹泓奔於建康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等入内寢受遺詔輔政明日遂卒時晉義熙十二年也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葬於偶陵

先是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太宗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勾巳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謡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八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九

後秦録七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温和明識寬裕而無經世之畧又愞弱多病興欲以為嗣狐疑不決久之立為太子興每征伐遊巡常留總後事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尚書王尚黄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

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卿見師傅莫不下拜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寛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激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乃止初興如平凉馮翊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叛

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
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
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吾
式遏寇逆吾綏理失和以長寇姦方當引咎責躬歸罪
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左僕射韋華聞之謂
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
也泓弟廣平公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
顏色東平公紹每為弼羽翼異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

紹亦感之歸心於泓守其忠烈

永和元年春正月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建康公吕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吕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疑恢有隂謀恢自是懷貳隂聚兵甲欲謀作亂泓既發喪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即吉乃親庶政内外百僚增位一等下令文武各盡直言凡政有不便於時事有益於宗廟者其各極言勿有所隱初興從

李閏羌三千餘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泓遣撫軍將軍讚討之容懼請降徙其酋豪數百戶於長安餘悉遣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紹討擒之時長樂公宣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勃勃強盛侵害必深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居維城之任不可不為深慮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

心撫集非但充固維城亦伯王之資也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反贊成宣計紹數其罪并殺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撫軍將軍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勸懲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遣冢不造與宮臣

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東平公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夏四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別將曇達等來攻上邽上邽刺史姚艾不能守遁走五月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將軍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寇掠殘賊無遺征東將軍懿自蒲坂討之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

山執建節將軍王總進逼秦州後將軍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盛及於竹嶺撫軍將軍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與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汎之故

鄉今失秦州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二旬克之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一作平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殺之又殺將軍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既克陰密遂進兵侵雍嶺北雜戸悉奔五將山征北將軍恢棄安定率戸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恢單騎奔歸長安立節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為儼所殺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等率鮮卑五千餘人

鎮安定鎮西將軍諶委鎮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郿城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鎮軍將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征北將軍恢以精騎一萬為之後繼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數千人復以安定來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阪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復遣兄子倦入寇長虵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將軍姚萬恢武將軍姚難等討之為渴所敗鎮西將軍諶等討渴

擒之泓使輔國將軍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於
陳倉倦奔散關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將軍
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虵玄擊卻之秋九月晉
太尉劉裕總督大軍來伐師次彭城遣冠軍將軍檀
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淝攻漆丘項城新野太
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
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内史劉
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

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泓别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遂入潁口諸屯守將皆望風欵附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拔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言曰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以非禮待國士乎道濟怒殺之進克許昌獲潁州太守姚坦及大將軍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降裕板為叅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兗州刺史

韋華以郡降神虎伐其功擅還襄邑林子執數其罪殺
之東平公紹聞晉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兵已過
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户內實京畿
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猶不亡
國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夏寇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
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
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
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城今關中

兵馬足以拒晉無爲預自削弱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横
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
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内則不
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欲南遷者十室而九
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
所以速禍耳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
刺史尉建畏愞帥衆棄城北渡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

本欲以布帛七萬疋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太宗諱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内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耀威乎太宗使建以問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

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凡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冬十月晉師進至成皐征南將軍陳留公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南屯陜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為洸部將說洸固守金墉可以坐制其斃洸司馬姚禹與道濟潛通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

之洸遂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拒晉師會陽城及成臯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玄為晉司馬滎陽毛德祖所殺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進逼洛陽丙寅洸遂出降道濟獲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陷留屯不進十二月征東將軍并州牧懿愉薄惑於信受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

亂樂禍訙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帥衆至陜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納和戎諸羌樹已私恩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方面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同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吴寇内侵四州傾没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且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若朝廷問殿下者何辭以報懿怒鞭殺之泓聞之

召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遷移造此
謀者必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
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
見兵共平吴寇如其逆釁已成違拒詔勑便當名其罪
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
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屯陝津武衛
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
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乃卑辭招誘

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送以呈泓懿遣驍騎將軍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危如綴旒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其肯佐明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耳相見在近明公其三思之於是宣告

諸城諭以順逆曉以禍福秣馬厲兵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亦發諸城兵惟臨晉數千戶叛以應懿成都引兵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起兵圍懿紹入蒲坂執懿因之誅孫暢等是年泓尚書東武侯敞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定世自洛陽奔降於魏

永和二年春正月朔旦泓朝羣臣於前殿以內外離叛晉師漸逼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將軍齊公恢帥

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屋舍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
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
之惡楊威將軍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將軍彭完都聞恢
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
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可亟引輕兵徑襲事必
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將軍諶為恢所敗恢勢
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車騎將軍裕及輔國將
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

威將軍姚娥都揚威將軍彭蚝皆懼降恢東平公紹聞恢之叛率輕騎先來赴難使鎮軍將軍姚洽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城紹與恢相持於靈臺撫軍將軍讃聞恢漸逼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讃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至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顔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亡恢復擁衆内叛將若之何讃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内侮者由臣

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將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部將齊黄等棄恢詣大軍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二月晉龍驤將軍王鎮惡至宜陽紀事本末云進軍澠池遣其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雅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闗冠軍將軍檀道濟及建武將軍沈林子自陜北渡

河拔襄邑堡泓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奔河東（宋書作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又攻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將軍成都所敗泓遣武衛將軍姚驢救蒲坂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潼關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録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叅決紹固辭弗許又改封讚為東平

公其餘將士封賞有差遣紹率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拒守潼關又遣武衛將軍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勢之地且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蒲坂南向潼關東平公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

而東進據蒲津庚辰劉裕使扶風太守沈田子及司馬
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城鎮多委奔長安田
子等進次青泥魯公紹方陣而前以拒道濟道濟固壘
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帥王敬
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據險固守遣
武衛將軍姚鸞屯兵大路以絶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
珍入自子午竇覇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鎮遠將
軍姚萬拒覇鎮北將軍姚彊拒珍姚鸞遣寧朔將軍弘

農太守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為琰所敗執送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本在望外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明公將以大義行師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裕嘉其志尚赦之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備沈田子魯公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兵力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待後援吾欲分軍徑據閿鄉絶其糧道不出一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濟等既

沒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為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何可以戰紹乃止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太宗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內多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也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

西而實北也於是遣司徒南平公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内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振威將軍娥清兾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於河北為泓聲援先是劉裕與王鎮惡等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至是鎮惡等乘利輕趨潼關為紹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劔怒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係於前鋒柰何阻乘勝之氣棄

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以見相公旗鼓耶鎮惡等馳使告裕且乞糧援時裕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裕呼所遣人開舫北户指河上魏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糧鎮惡乃親至弘農督人租税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

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所殺畧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退走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軍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帥衆馳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來助四面

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别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
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
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陣斬阿薄干魏軍退還平
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
之殺獲千餘太宗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泓建威將軍河
北太守薛帛據河曲以叛絽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
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將軍姚鸞營於大路
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鋭朱遠等銜

枚夜襲鸞營鸞衆大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撫軍將軍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遣恢武將軍姚難運蒲坂穀以給軍士至杏城林子擊敗之讚單馬奔還定城沉遣鎮西將軍諶屯嶢柳黄門侍郎和都討薛帛於河東閴晉師之要難也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别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大將軍魯公紹遣左長史鎮軍將軍姚洽宋書作姚伯子及寧朔將軍安夷宋書作蠻護軍姚墨蠡宋書作黙騾河東太守唐小方等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

原阻河為固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擊破之斬洽及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内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血釁斧耳紹聞洽死忿恚發病託撫軍將軍東平公讚以後事使恢武將軍姚難屯關西嘔血而死讚既代紹守嶮衆力益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

之時泓各置關以守嶮一作峽劉裕遣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為營或平地結壘大小七十營濱帶河嶮泓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各設營壘今舊跡尚存秋七月巳亥劉裕次於陜城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戍將皆委城遁走田子等進屯青泥泓使給事黄門侍郎和都屯嶢栁以拒之裕至閿鄉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嶢栁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來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遣車騎將軍

裕率步騎八千奄至青泥躬率大衆繼發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出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援當作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吾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薄擊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後繼泓兵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生死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泓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

輿服御泓奔還灞上初劉裕以沈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已破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欵於田子辛丑裕至潼關以寧朔將軍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東平公讚拒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將軍平原公璞及黄門侍郎姚和都擊猗之等於蒲坂猗之敗死超石棄衆奔還潼關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

向河内潛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自香城引兵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汎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難軍泓自灞上引兵還次石橋以為之援讚退屯鄭城鎮北將軍姚彊率部人數千與難合陣於涇上以拒鎮惡鎮惡遣毛德祖進擊破彊彊力戰死之難遁還長安裕遂進據鄭城泓使裕及尚書龎統屯兵宫中征南將軍陳留公洸屯兵澧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戸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

讚屯灞東泓軍逍遥園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泝流而上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北土素無舟檝泓軍見艦進而外無有行船人莫不驚以為神壬戌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岸渭水流急艦皆隨流逐去倏忽不知所在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本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萬里而遥舟檝衣糧並已隨流今進而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

乃身先士卒衆遂騰躍爭進大破丕軍於渭橋泓引兵赴之逼水地狹為丕敗兵所蹂踐不戰而潰鎮西將軍諶及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寶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進揚威將軍毗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裕等數百騎出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帥諸軍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固圍之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

泓計無所出謀欲詣軍門降泓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八月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壘門請降鎮惡乃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以國恩慰撫之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鎮惡何功之有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泓府庫盈積鎮惡盜

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又盜藏泓偽輦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收彛器渾儀土圭紀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泓鎮東將軍平原公璞與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撫軍將軍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戮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歲在

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

後秦録八

姚嵩

姚嵩興之弟也仕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歴至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屬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懐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

事每注心延望遅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工實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踴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輿又與嵩書曰吾曽以已所懐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東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繼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不知如何矣嵩上述佛義表曰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閶詣踰於二篇妙盡弃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猒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

令叅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懐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説宗塗亹亹超絶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懐抱以為心要耳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

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故聖人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
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於
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
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
言以攄愚見故經云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
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
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
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

為復何所為耶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
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
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者必
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
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
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
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
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

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詔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麤以麤應細以細應理固然也所以放大光明見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

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祭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大小之間恐是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

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暗衆生各得相見茍有其緣雖小必益茍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興答書曰卿所問難引喻兼富理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當為卿各以相酬耳卿引般若

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詳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

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

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中論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

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大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嵩復上表荅曰臣嵩言奉賜還詔誨諭周備伏尋之日欣躍無量陛下叐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宣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

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賛雖欲心口仰詠亦復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味徽言研咏彌至其為蒙悟豈惟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興復答書曰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以多事昏塞觸事面墻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以不安嵩時出鎮

上邽以泓永和元年與氐王楊盛相持爲盛所殺

姚緒

姚緒弋仲子與萇同母弟故萇甚友愛之初爲征虜將軍萇之至長安也署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興嗣立從鎮安定封晉王率衆攻新平河東太守柳恭安定太守秦茂等勢屈詣降因徙新平安定六千新戶以實蒲坂緒遂爲并兾二州牧以鎮撫之興既降號緒與碩德固讓王位降稱晉公弘始四年興發兵伐魏使緒統河東

見兵為前鋒節度興兵敗魏乘勝進攻蒲坂緒嬰城固守攻之不克乃引而去及興如河東緒出城迎之興見緒待以家人之禮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事緒盡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先以奉緒而自服其次者國家大政必諮而後行累遷至丞相卒謚曰敬王配饗於萇廟

姚碩德

姚碩德弋仲子萇同母弟也萇起兵至安定碩德所統
部羌屯於隴上自稱征西將軍率衆應萇與萇攻陷登
秦州刺史王統拜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
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死興秘不發喪從
碩德鎮陰密其將佐咸勸碩德奔秦州觀望時勢碩德
不從遂往見興興優禮遣之進爵為隴西王討平涼將
胡金豹於洛城進攻上邽姜乳乳率衆來降尋署秦州
牧領護東羌校尉移鎮上邽後以興之降號固辭王爵

遂以征西大將軍隴西公討乞伏乾歸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又帥步騎六千討呂隆於姑臧攻圍累月城不即拔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隆懼出降軍令嚴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遂引兵還乃自上邽入朝興為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而還甚見優禮歷位至太宰卒謚曰恭王配饗於萇廟

姚紹

姚紹萇庶母弟興叔父也為撫軍將軍封東平公興克

洛陽署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權鎮洛陽興之伐魏紹以洛陽之衆會集平望敗績而歸及興寢疾紹典禁兵宿衛廣平公弼潛謀為亂稱疾不朝興聞之怒甚密謀收弼紹為弼羽翼馳遣告之興力疾賜弼死既而泓嗣偽位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復令總司戎政紹亦感而歸誠守忠不二所在立功歷位侍中司隸宗正尋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侍中司隸宗正節録並如故改封魯公先是紹嘗召胡僧問以國

之休咎僧乃求麪為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又次食正南其所餘者卷而呑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末年晉太尉劉裕來伐紹遣左長史姚洽毛軍河北欲以絶其糧道反為所敗洽等死之紹聞洽死忿恚發病嘔血而卒紹末亡時率衆攻函谷關厨人為紹炊飯氣蒸汗流輒便成血腥甚積日如此紹心惡之令勿復炊因乞食於諸軍後八十日而紹病死是年晉師北討掃定頴洛明年席卷豐鎬泓遂為劉裕所

擒斬於建康市

姚顯

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才兼文武為縣令十餘年政無疵纇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坐與賢士談論時政孜孜不倦初封常山公仕至尚書令轉司隷校尉衛軍大將軍累遷至太尉卒謚文成公

姚沖

姚沖萇之少子興弟也勇力善騎射興署為平北將軍使與征虜狄伯支等率騎攻赫連勃勃軍次嶺北沖欲回襲長安伯支不從鴆殺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絶人猶欲隱忍容之後軍將軍歛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今復賊殺僚佐反形已露願早為之所興曰沖何能為也但輕害名將吾欲聲其罪於四海耳乃下書賜沖死遂以庶人之禮葬之

姚詳

姚詳萇兄襄之孫也仕萇為安遠將軍始平太守屯兵隴城興既嗣立秦苻登自六陌趨廢橋詳據馬嵬堡拒之興慮登衆之盛遣長史尹緯率步卒赴詳詳用緯計大破登於廢橋進屯金城會鮮卑薛勃叛於嶺北與雜胡共攻圍詳遂奔長安未幾徙鎮杏城復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南奔興遣衛大將軍姚顯救之軍敗詳為勃勃東平將軍鹿奕干所執因而遇害

姚邕

姚邕字子和小字黄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弘始中興拜劉勃勃車騎將軍奉車都尉常叅軍事甚見寵遇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育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奈何逆拒之遂署勃勃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

寵之踰分恐終為邊害興不聽竟以勃勃為使持節安北將軍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未幾侵掠嶺北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邑識鑒明慧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虚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姚和都

姚和都興時仕為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泓嗣立轉給事黄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時事

姚黄眉

姚黄眉興之子也其姊即魏太宗昭哀皇后泓滅黄眉歸仕於魏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邑二百户世祖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黄眉寛和温厚希言得失故世祖特加禮異

姚晃

姚晃興之叔父也仕至尚書令左僕射萇没受遺輔政興立西宫命晃與興元子監國政入居西宫

太后虵氏

虵氏略陽氏虵玄之從姑也萇白雀三年立為皇后萇死興嗣偽位尊為皇太后皇初四年虵氏寢疾未幾而薨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一作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左僕射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以

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尹僕射棄先王之令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如嵩議

興后張氏

張氏美容儀有淑德初進為昭儀興甚寵之弘始五年立為皇后未幾卒

興后齊氏

齊氏本洛陽氏左僕射齊難之妹也初為昭儀弘始十

五年立為皇后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